農巖集

八

書

共十八

農巖集卷之十五目錄

書

農巖集卷之十五

書

與權有道 尚游 論思辨錄辨 癸未○思辨錄朴判書世堂所著曾權公承命條辨來質于先生故答之

序文

竊詳序文之意固以程朱經說爲未極深遠精備之趣而著其所謂博集衆長不棄小善者則乃是泛論道理如此而姑自託於衆長小善之間非直以大成自處也設或隱然有此意以文字則未見其必然恐不必苛摘而深論也如何如何

孟子見梁惠王章註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以下盍于）

此段辨析尚未洞然嘗見林德涵論此義理頗詳今錄在下幸參考修改如何（林德涵說曰人有是身便有自利之心今以利心爲生於物我之相形何也若謂我不相形則利心其終無之乎曰所謂利心者乃利已之心也必與彼相形而後乃有利已之心較長量短爭多競少昔彼已相形而後有是念也與人心之自發於形氣者亦有間矣然所謂利已之心亦非本[illegible]否膠直待物我相形然發粹然生出也只此生於形氣之心乃是專主自家軀殼而已爲私小根抵莫待到物我相形便爲專欲剝已之心此與人心只爭淺深非二塗也）

賢者亦有此樂乎

辨中所引語類似當刪去蓋彼方以朱子集註爲非而今却引朱子說爲辨何能拄彼口耶

爲諸侯憂

只云以附庸稱諸侯者非止一二而不屈指其出處恐未足以折彼說且集註必以此諸侯爲附庸及縣邑之長者不但就方命二字看得出亦以當時事勢周室微弱天子僅存位號不復有巡游方岳貽害列國之事故知晏子所云乃指當時大國而非指天子也然則其所謂諸侯當爲附庸及縣邑之長無疑矣辨中欠說此意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彼說謂古人視其身固重於國去之如脫屣者大王

是也此言極無義理竊謂大王之去也雖未必盡民
之從已而亦自度其力量可以立國於岐邑而遷去
之耳朱子所謂遷國而圖存者正得其實豈徒欲保
全其身而棄祖先累百年宗社如遺哉今且以其言
觀之固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是其去也
特不忍斯民之被害耳何嘗爲其身之故而今乃曰
視其身重於國何其孟浪無據也辯中欠詳破此意
且以能如大王爲能如大王之達權語欠明的竊謂
朱子之意正謂能如大王之可以立國於彼則去之
耳非泛言達權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此段所辨大義得之而尚似有未盡更檢大全營子約書所論賓主向背之義而明辨之如何彼以道義爲配合於氣而爲之助者不但不成義理文義亦不適辨中氣爲師道義爲卒徒豈不謬云者理則已明而尚欠就文義上說破亦宜略添一轉語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按彼說揆法度也卽所謂道也是則其所謂法度者固非指制度文爲而言矣今云舜文法度固不同恐不足以折彼說且此等處不須一一辨破

盡其心章

以此三段分作聖人賢人學者之事王陽明已有此說豈彼竊取其說耶抑偶合耶

萬物皆備於我

此段所辨似太疎略竊謂彼於性分上全無所見故於此章之說亦只認得外物與我相關之義而不知萬理之悉具於吾性之內是以其爲說自不得不如此非欲膠守前見而然也以此斥之恐未得其情實

爲政以德章 以下論語

辨中無爲云者止全無作爲一段不緊恐當刪十六旦

集註諸說以下亦似未瑩蓋彼說直以爲政以德爲
北辰居其所之譬而集註諸說則以爲政以德則無
爲爲居其所之譬其說固不同矣上文所辨蓋已識
破其差異處而今却云有何別様新見何耶

思無邪

此章所論尤極悖謬不可不明辨痛斥夫人心思慮
之動其正者出於天理之本然而邪者生於氣禀物
欲之濁穢故其發於言行也亦善者爲正而惡者爲
邪今也不問理欲善惡而槩以情之所發無修飾虛
僞者爲無邪則是雖如桀跖之任情縱欲以滅天理

者亦將以其無修飾虛僞而謂之無邪而君子之節情制欲勉循夫禮義者反爲邪矣其流之弊將何所不至哉其引程子思無邪者誠也一句爲已說之證者尤爲矯誣夫程子之言誠固嘗以無妄目之矣然所謂無妄正以其純乎天理之實然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焉耳盖天理則實而人欲則妄也此所云思無邪者誠也者亦是此意豈如彼之不論理欲善惡但以無修飾虛僞者爲誠而無邪耶辨中全篇說破此意殊爲欠闕恐當添修

子曰中庸之爲德章

中庸以道理言精一以工夫言惟精一然後可以爲中庸若以精一爲中庸則是昧於能所之辨矣朱子與呂子約書有云元德訓道爲行以所能爲能來諭訓學爲義理之華以能爲所能也如今小兒看花折花看與折字是能花柳是所能此不可亂也辨語蓋亦此意而尚欠明切之

三綱領以下大學

按三綱領之分非朱子自創也經文已有此意而朱子述之耳觀經文逮下三在字其以明德爲一意新民爲一意止至善又爲一意者可知而此於大學爲三項六旨故朱子因以有綱領之說蓋聖人恐人徒知明德而不復以新民爲意或急於新民而不知以

明德爲本或粗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故於此必分作三項說以見大學大旨有此三者耳然則朱子三綱之說夫豈無稽而亦豈謂止至善判然與明德新民各爲一事而不相干涉哉今此所辨似於此等意思欠明白說破而其引朱子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及明德新民之標的兩語似於别爲一綱之義不甚緊切又以朱子所自言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者爲正指此等處恐亦未然且彼所云欲求至善之目而終不可得者其迷暗滯泥眞所謂癡人前說夢而辨語尚似未盡夫明德新民皆止於當然之極者

止至善之綱也物格知至而知事理當然之極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各止於當然之極者止至善之目也何謂求其目而不可得哉此意章句已言之而彼特未之察耳者君之仁臣之敬云云朱子固嘗以爲至善之目而但彼欲就八條目中求至善之目而以此爲言未足以破其惑耳

格物

格固可訓正其訓則未知何所本耶豈亦取格式格法之義耶此旣未明而且一箇格字一以爲物之則一以爲得其正果有如此文義否又以物格爲尋索

是物之則而得其止是則格字不但有則義正義而
又有尋索之義也不知一格字上果有許多意思耶
彼譏朱子添一窮字以提掇其語而今其自解格字
添入外來剩字若是之多輒欲以是求多於前賢其
爲謬妄可笑甚矣且其訓致知以爲欲使吾之知能
一主乎是事之當然者亦不成文理辨中解釋朱子之
意雖詳而於彼說之謬猶欠痛辨且所云可以推致
吾之知識者語意恐猶未安蓋推致者工夫也在功
效不可如此說可以以下若改以吾之知識亦有以
詣其極而無餘則無病矣

心不在焉

竊詳傳文之意蓋曰心有四者之累故一不正不正故不在心旣不在則一身無主而視聽飮食皆失其度此所謂心不正身不修也今彼全不察一章首尾語意之所在而却認視聽飮食一段語爲借喩其疎謬甚矣辨中不曾說破此意而只爭省察存養之辨恐未爲得也

名篇之義 以下中庸

辨中天命精微之極致七字似當删彼說庸恒也欲恒持於此而無暫時之或失此與朱子平常之義相

似而實不同盖朱子所謂平常而不可易者以道理
之當然者而言也彼所謂恒持而無或失者以人之
行道者而言也此正其大叚差異處今當明與辨析
而反謂其有何別㨾新異恐未察也竊謂中庸之義
只以第六章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觀之可見
其以道理而言言人就事物辨別道理以求所謂中
庸者而不能持守於期月之間耳若如彼說庸是恒
持不失之義則所謂擇乎中庸者固已不成語而且
既曰庸矣又何以不能期月守耶以此辨之則其說
不足破也至於中固是道也一句却不必深斥盖彼

欲以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傅會於庸爲恒持之義故其說如此蓋曰此所謂道卽指中而言此所謂不可離卽指庸而言云耳非直以道字訓中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辨中與章句之義相悖一句恐當改曰是全不識道之所以得名者矣且彼說不但訓釋道字差謬其釋性之說有曰心明所授之理又曰人有顯理物宜之而爲則以此理則授與於人爲其心之明者其語意生受黙昧全不成文字全不成義理恐亦須一語辨破

道也者 止 所不聞

按無物不有之辨似合有商量蓋性道固通於人物而此段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似專言人之道而所謂物者恐亦指日用事物而言或問所謂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者是也然則彼所謂物將取之於人乎人將分而與物乎者固不足多辨而辨語中人與物之性云云者似費閒說話矣不然而朱子所謂物者乃指草木禽獸之類而言也則其爲之辨也固當極論萬物一原之義以破彼說而此所引萬物皆

備於我一句恐與此義稍不類更商之如何大抵彼
於子思性道之說專認以爲人所獨得而物不與焉
故首章之說旣如彼其謬戾而於此又有物將取之
於人人將分而與物之疑苟察其所以蔽則其於辨
說亦不難得其要矣至於未發之義乃是學問大根
本彼不曾夢到此地位而輒肆異說譏斥前賢其言
之悖謬甚矣辨中槩引朱子諸說而於其旨義皆察
處却未甚發明竊謂戒愼恐懼約而言之只是一敬
字耳君子之心無時不敬故敬之爲工通貫動靜彼
如曰君子之敬只在於動時而靜時不用敬則固無

可言者著曰靜時當敬而獨諱言戒愼恐懼則是何異於數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所謂略略收拾主宰嚴肅皆是敬之意而彼並一例攻斥是將於靜時不得著箇敬字而必使此心都無主宰而後可也豈不悖哉辨中欠說此一段意思請更商量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章之說似有當辨而不辨者章句但曰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又曰其所以然者非見聞所及初何嘗言非知之所及而彼乃曰理體雖微人所共得隨其愚知而知之有淺深耳豈可謂理隱而不見非

知之所能及而言之所能明乎然則大學所謂格致者竟爲何事此則朱子之所不言而彼乃自言豈非所謂自作元隻者耶夫理之所以然者雖非見聞所及而知道君子固當黙而識之大學格致之功正要窮究到所以然處豈謂其非見聞所及而遂謂其不可知耶且其言曰夫婦之可知與聖人之所不知皆非此理乎若不可不謂此理是理亦費也所謂隱者果安在哉此言尤可笑夫婦之所知聖人之所不知朱子固未嘗不謂之理而亦未嘗不以理爲費也但於其費而有不可見者存焉此則所謂隱也然則雖

曰費而又何嘗無所謂隱者哉大抵聖人之所不知所不能朱子以前諸說皆屬之隱朱子初年蓋亦欲從其說而反復體驗終覺其未安遂定爲此說今考或問及與蔡季通書可見其思之深講之熟而處之有不苟者矣彼乃撥拾朱子已棄之說以爲獨得之見而張皇自肆如此豈非妄之甚乎辨中諸家以下固有此意而尚欠痛快宜更添修至於堯之仁舜之孝猶有所憾云者恐不須深斥蓋以堯舜病博施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推之則如此說似亦無妨如何如何

致曲

按此章彼說雖與章句少異而亦不甚悖本不必深論而若欲辨之則正須就曲字上辨其同異得矣今無一言道破而只言隨事著力推致其極則與彼所謂隨事致其委曲者幾無以辨矣請更考章句或問而略加修改不然則全段刪去如何

故君子 止 崇禮

按此一段每句各二事章句就每句內以上一事屬存心下一事屬致知此其首尾條理不容互換而若其意義之精密則要在深體而得之以彼之隨圖未

易及此而第其所自爲說旣以尊德性爲行道問學
爲知則其下八事亦當依此序以行居先而知在後
矣苟欲如此則雖不能每句兩屬如章句例而亦須
以致廣大盡精微溫故知新屬之尊德性極高明道
中庸敦厚崇禮屬之道問學然後方爲得其序而今
乃一切反是則首尾不相照應而條理紊矣彼亦豈
不知其然而旣不欲從朱子說又見知新不可以爲
行敦厚不可以爲知故其所分屬自不得不如此辨
中所謂文勢錯雜不齊整者固已說破其病而其曲
折則猶有未盡且彼說之病只在踈謬而今日以穿

鑒亦未覩著大抵此段辨論只當以文勢爲主若其意義則章句或問言之已明恐不必爲疊床之語也如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下論語○係當辨未辨條

按以有若無實若虛承上文問不能問寡爲說恐悖經旨似宜畧辨

廐焚章

按常人之情若聞廐焚當急先問馬而夫子則不然於其始聞不暇問馬而先問人故門人記之如此所謂不問馬者亦曰當先問人而不問耳豈謂其終無一

語問馬耶此正門人善於記事處而今不能活看妄生疑難其淺陋拘滯甚矣且以傷人乎不爲一句論語中無此兄長句法而問馬一句又何其短也此固不足深論而亦宜以一語辨破

冉子退朝章

竊詳集註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故夫子云云者是固以聖人之意深惡其謀國政於私室而不但以已不得與聞爲恨也彼謂聖人不能正其擅政於家之失而但恨其有政而已不與聞則不亦辱乎者其不察先賢之意而妄肆詆議甚矣

恐宣略辨

有德者必有言

按此章之意朱子與尹氏說未見其有異蓋尹氏之言固曰徒能言徒能勇夫徒能言而無德則其言也非便佞而何徒能勇而不仁則其勇也非血氣而何彼以便佞爲小人之事敢疑之如此然便佞不必是小人世間固有會說得好話者其言雖與有德者相似而要不免爲便佞曰給而已血氣之勇亦然此又何疑彼謂朱子之說上下意義自不能相承而必有不必有亦無所係朱子於便佞及血氣上皆下或字

互是發明不必之意何以謂無所係耶此段亦宜略辨

生而知之章

蓋朱子之爲集註也固集衆說以備其義若先儒之說意義已足則已不復有說焉或其說可取而猶有所未盡則以己說先後而補足焉或有兩說皆可取而各說得一邊意思則又兼取而互備焉至諸說都無可取然後始專立己說焉此集註之凡例也此章楊氏之說大義已善不容復詳說而只欠說氣質四等之意蓋人品高下細較之何翅什百千萬而言其

大槩不出此四等故栗子略說聖人分四等之意以
足揚氏之說豈謂夫子此言專爲論氣質而發哉今
但以栗子此說與揚氏說通融爲一而觀之則語意
適足更無餘欠又何疑於聖人爲無益之言哉彼全
不察集註義例只見一端妄肆詆議如此是不可以
不辨也

與權有道再論思辨錄辨

王道之始以下五字

辨語得之且辨栗子於此不曰愛民若養民而必以
得民心爲言者正爲體貼無憾二字說耳蓋使民養

生養死皆有所資則人心無所恨矣爲政而使人心無所恨是爲得民心朱子之說豈苟然者哉此意添入於辨語之末如何

王曰然止謂我愛也

按齊王雖知以小易大其跡似吝而猶不覺無罪就死之不忍羊與牛無異故其自解如此於是孟子復告之曰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宜無别而今乃以羊代牛之死彼百姓者徒見王之以小易大而已又安知其出於不忍之心乎此其問答之間語意分明無可疑者朴疑之誤矣

抑王興甲兵止獨何歟

拂人心固不以此爲快而今王力爲之不已是其心殆必以此爲快也此蓋孟子反其辭而詰之欲發其所蔽者而正之耳只觀抑字歟字其語脉可尋若如朴說則語意緩弱全無氣力決非孟子抑揚極論之意矣集註說不可易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䟽中其事以下略欲添攷云其事亦非一如下文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及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廛無夫里之布之類皆是也然必先正經界

制民恒產然後此等事方可以次行之此所以制民產爲發政施仁之本也如此則主業之本本字下當添而字而末端所引修齊治平爲本中有本之證恐不襯切似宜刪去而自有次序之下結之曰某乃以本之中又有本該之甚亦異矣如何

爲諸侯憂

辨語固備矣猶欠一轉洗發今欲添入曰若如某之說此段所指果爲當時天子之事則下文所謂無流連荒亡眞責有歸非景公所可僭冒而當之者晏子又何以曰唯君所行耶以此屬之於尤無疑矣之下

而疑矣二字改作可疑如何

景公說 止 好君也

按辨語專就說字認得改過自責之意未見其必然今欲改之曰晏子所陳流連荒亡之失雖槩指當時大國而言景公平日亦不免此故一聞其言便卽警動而出舍於郊以此知其不但省民而亦有自責之意耳如此說未知如何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自此亦至何也一段欲改之曰盖據今日滕公所處而較大王已然之事欲其有所審擇耳夫豈謂大王

當日之去出於權詐要良之意如某之所誣詆耶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辨語間有疏處今欲改之曰此三句只看得一配字分明則上下語意彼此賓主自有不容差互者蓋集註以配爲合而有助之意此固不易之定訓而某亦不能異其說矣然則其爲氣也配義與道正是此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耳此其語意十分明白無可疑者而今詳某之意乃謂此氣須得道與義來配以爲助其果成說乎且道義者帥也氣者卒徒也今曰道義配合於氣而爲之助則是氣爲帥而道義爲卒徒

也此尤不成義理矣夫存乎人者莫大於道義本語所謂道義爲之主者槩以學問之道言之則固如此而但孟子此言專是發明氣之功用以爲此箇物事如此如此云耳其意固以氣爲主也今云道義爲之主不免有變故欲改之如此耳宜若無資於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人雖或有見於道義之當然而若無剛大之氣則其一時所爲雖出於正亦未免恧縮畏怯而行之不勇且如君有過而臣能正言直諫者義也然且懾於威嚴而不能盡言者無氣以助之也本語大意固好而但其云知道義之當然而畏縮不敢做者乃只是見義不爲之事如此則是全無些道義也何論氣之助與不助君有過以下亦微有此病故並欲略改如此耳與孟子所以發揮出浩然之氣而其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者旨意所在分明可見矣然無是餒也餒字人多作氣餒故遂以是字作道義看其實餒只是體不充之謂非氣餒也故朱子嘗曰以下並仍舊而亦無疑也下結之以此等文義其全不致察只憑臆見肆爲異說僭妄甚矣如此改之未知如何

舍己從人

辨語以舜之心爲言甚善但朴說於舍己二字不能明白解說只以天下之善已不獨有云者籠罩說過此須略與辨破蓋旣曰舍己從人則是己之所有猶有合當舍者故舍之而從人耳今只云已不獨有則

何以見舍己之義耶此意添入於辨語之末如何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按人物之生同氣同理而人則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物則得形氣之偏而不能全其性所以異者只在於此故曰幾希集註發明此意盡矣今直言其性不同則殆無以見幾希之意矣

又尚論古之人

集註進而取於古人言其進而取古人而友之也此承上文所友衆矣說來故只云進而取於古人而意已足細玩上下文義無可疑者而朴疑之豈聽瑩於

進其取友之道一句耶此則又是申明上意言其取古人而友之者是爲進其取友之道云耳初非有別意也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其所解以仁義爲禍雖背於註說而其斥告子之非則 缺 焉今乃驅之於自爲悖說以仁義爲禍害物事之科似欠通恕今欲改之曰朱子以此爲性惡之說而其則以爲無善無惡之說只觀孟子戕賊人以爲仁義之語便可見告子所言之主意蓋以性爲不善之物故反之以爲仁義斯可謂戕賊人若曰性無善

無惡而已則其爲仁義也何至於戕賊耶集之說謬矣且其以杞柳之性爲無善無不善者取喩亦不似

萬物皆備於我

此義曾於中庸首章說論之今更詳玩竊覺與萬物一原之義微有不同而辨語如此亦不敢輕改若據愚見論之則當曰事物雖在外而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吾性之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今集只說得外物與我相關之意而不曾言其理之具於吾性此蓋於天命率性之理全無所見而然不足深辨也

不成章不達

按流水盈科借喻也君子成章實事也今若以章爲布帛之章則是成章亦同盈科爲借喻而非實事矣不倫甚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章以下論語

按論語言敏固多勤敏之義如敏於事敏而有功好古敏而求之皆是也朱子非不知此而今却如此說者蓋深味聖人言意明取其才性既敏而又能好學也大抵敏本捷速之稱勤敏之敏行事不怠緩也敏悟之敏才性不鈍滯也二者雖似不同而要皆有捷速之義然則以敏言性又何不可之有若如朴說則

勤敏好學只是一義殊無意思矣集註之說不可易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章

辨中精即知之事以下欲改云精即擇善之謂知之事也一即固執之謂行之事也今以中爲精一而庸爲一則是中庸者只是知行之事也學問云云一下仍舊

子曰默而識之章

默識之之義要不出集註兩說之外學而不厭亦只是孳孳不已之意今以爲溫故知新之事牽合不是

子疾病章

護以子路之對觀之則夫子所問似亦只是古事有無而集註之說如此者蓋夫子此問正欲發無所事禱之義以喩子路故先問其理之有無耳不然則夫子非不知古者有禱疾之禮又何待於問耶若曰知之而故問也則古事有無於發明無所事禱之義本不緊何爲而空設此一番問難乎至若子路之對則殆亦以古人所已行者明其有此理而已惡不可以此而遂疑夫子所問亦是古事有無也

曾子有疾章

辨語先識要三字似未的當且其下語意稍有未盡

今欲略改云曾子之意蓋以平日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而惟恐或有毁傷至此將死而更無毁傷之慮然後知其得免也本語至其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一段猶未瑩故改之耳孝子所謂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保之之難者發明曾子之意約而盡矣若如其說以下仍舊而於平日其身體之無所毁傷改作平日於其身體之毁傷與否如何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按問不能問寡及有若無實若虛各是一義今朴却相因爲說以若無若虛爲問人而不自挾之意其義

狹矣且如此則上四句通爲一事而獨犯而不校一句別自爲一事文勢亦甚不倫矣

廐焚章

此段雖非大義所係而彼之膠固執拗必欲與註說角勝亦甚可憎恐合略爲辨破以著其精粗淺深無往而非醜差亦是一事前去卻說或可收採以添一條否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按大學傳引此語而結之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以釋無訟之義也今朴說如此是以大學所云不足

爲無訟之極致也然傳大學者必非不知夫子之本意而其言如此則亦曰明德旣明民自畏服如虞芮之君不敢入於文王之庭耳豈徒畏其明之不可欺云爾哉朴說於義理無害而但於大學傳之意有未深察者故略論之耳

子曰君子而不仁章

謝氏之說其於發明不仁之義至矣今以失德爲言蓋不知仁之所以爲仁故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按不可小知不可大受須看可字與能字不同若朴

辭則不可字說不去矣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甚朴說之意若不足於集註之說然所謂達意者已包得許多意思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按二子之說皆不能無病集註論之已確今朴輒欲抑揚於其間其意偏矣竊謂子夏之病只在一拒字蓋人雖不善而苟不至於大故則亦無拒絕之義孔子之戒損友亦曰不與之親善游從以爲朋類耳豈拒絕之謂哉朴乃以集註所謂損友當遠與譏子夏

之追狹者爲相矛盾亦誤矣

格物 以下大學

辨語雖詳似欠緊切蓋朱子格物之訓章句或問已詳之本不須費辭解說且栗谷說正以問者有物理元自在極處何待人格之疑故答之如此矣今都所疑只在於訓格爲至文義爲未安則引此爲辨不相凑著且事物之辨亦似有未盡彼情者彼說之意蓋曰天下國家物也平治齊事也格物云者是尋究天下國家之則而得其正也致知云者使吾之知能至乎平治齊之所當然者云耳其主意如此故必欲分

事物爲二而今此辨語反引其能至是事一句語渠
亦以事字貼物字此何足以破其說耶自盖格以下
今欲攷之曰格物二字本自難明古來訓釋雖多而
其義皆有所未通至程子始曰格至也凡有一物必
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也此其字義義理皆有
據而無可疑故朱子斷然從之以爲定訓自經文章
句及補亡傳外或問所論尤爲明備殆無毫髮餘蘊
矣今以爲不可信而輒欲措異說於其間則已惑矣
況其所自爲說迂曲聱澁絕不成語而欲以是求多
於前賢何其妄也蓋其說有曰格則也正也夫格之

爲正固有據矣其以爲則者何所本也今且以則字正字加於物字之上而讀之畢成何等語耶渠亦自知其不通則不得不又以尋索云者揑合補湊而爲之說未知此一箇格字能兼許多意義耶訓則不足而添正字添正字不足而又添尋索字其支離繁複如此而終亦不能成說矣乃反以添一窮字譏朱子者何也且其所疑事物之說尤極可笑物與事固有分而言之者矣其無合而言之者乎如詩之有物有則孟子之明於庶物堯舜之知而不徧物皆合事物而言者也其他經傳此類甚多今不察此而槩謂物

之與事當有辨而不容混何其陋也至其訓致知以爲欲使吾之知能至乎是事之當然者則是蓋以致爲自此而至於彼也然但曰致又何以見其至乎事之當然者耶此亦不成說而不足深辨也

心不在焉

此段不可無辨而但前日辨語有未盡者故區區嘗有所論矣不知何爲而全削之耶今欲略辨之曰傳文旣言心不正之故於此又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乃是就身上說以明心有不正則無以存主乎身而視聽飲食皆失其則也此正發明

心不正則身不修之義也若如其說只借此而發明忿懥恐懼等不能省察之失而已則此章內卻闕修身一段意思而起頭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及結語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云者都無著落矣

長國家而務財用

按此一章大義雖分好惡義利兩端而無非絜矩之事也今以絜矩與財利分而爲二其說謬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下中庸

此是中庸第一義而辨語尚似草草今欲略添修曰按某所解性字語意黠時有未可曉者而性者萬物

之一源非人之所獨得也故章句解天命之性必兼
人物而言今某只言授與於人而遺却物字是天命
之性人獨有之而物不得與也是全不識性命之理
矣道者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爲也故朱子曰
以下至得名者矣仍舊而結之以本源處如此其他
種種悖謬又何足說也

道也者止所不聞

此段尤緊重不可不極力明辨今輒欲改之曰按此
一段某將朱子訓說逐句抉摘恣意攻斥無復餘地
其悖甚矣然其言支離複雜張皇眩亂有未易得其

要領者今試撮其大要而言之一則以爲言性曰理而道亦曰理則性與道之情同而不得其辨也一則以爲上言道曰事物當行之路而此曰性之德而具於心則前與後之說異而不得其一也一則以爲道爲性之德則不容有所謂離者也一則以爲道爲人心之所具則不容曰無物不有也一則以爲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當爲靜時工夫也凡此皆係義理原頭學問根本雖其所見淺陋有可笑者而其言之悖謬亦不可無辨夫道之與性本一理也但以其體之本然而具於一心者言之則曰性其用之當然而行

於萬事者言之則曰道此二者之所由分也然卽其本然之體而便有當然之用故其行於萬事者乃其具於一心者耳夫豈判然離絕各爲二物如某之見哉如此則所謂道者初不出於天理之自然而只是人以己意旋妄排出來也此其爲悖謬者一也上文子思首列性道敎三者而各著其所由名則章句之訓道也亦正釋其義盖曰自天命之性而循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是乃古今人物之所共由猶道路然也此段子思專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則章句又推原其本盖曰事物之所當然卽吾性

之所固有性旣無所不有則道亦無所不在而語其至近不外乎一心此其所以不可須臾離而持守之功尤當先於本原方寸之地也正釋其義故自循其性說起以及於當行之路反推其本故自當行之理說起以及於性之德而具於心蓋當行之理卽當行之路性之德卽率性之謂非有二也特反復申言以明其出於天而非人爲備於內而非在外耳其初不知率性之義而只以道爲行事得宜之名故反有疑於此若如其見則是所謂道者乃在心性之外而其於人爲贅旒無用之物耳又何須臾之不可離哉此

其爲悖謬者二也且所謂性之德而具於心者以道之本體不假人力而自然者言也此雖與生俱生亘古亘今磨滅不得然人有此身氣拘物蔽一念之頃或失照管而私欲間之則所謂具於心而不可離者卽此而已不屬我矣孟子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者正謂是耳若如某之言人旣稟得此性則雖欲離之有不可得而其或憂其離而欲存之者乃爲枉用其心也則是雖如桀跖之暴戾恣睢亦未嘗違乎天理而先聖人所以修道而立教者皆虛設耳豈有此理哉且以渠所自言者觀之亦旣以性與理爲與生

俱焉而猶必曰循乎性而無或違又曰不可斯須悖於性則是固以人之於性與理或不能無違悖也然則所謂性之德者又何異於性與理而獨不容有所離乎此其爲悖謬者三也若無物不有云者則章句之意蓋專就人道而言以明君子所以無時無處不用戒愼之意或問所謂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者是也其於此蓋誤認其義而今且就其所疑而辨之道者率性而已天下無無性之物則固莫不各有其道矣人之與物氣稟雖異而若其所以爲性者則同出一原故吾心之所

具卽萬物之理萬物之所得卽吾心之理豈有二哉而亦何待於此乎而彼取哉渠以天命之性爲人所獨得故不能不有疑於此此其爲悖謬者四也至於戒懼之義朱子以前諸家之說固皆以此與下文愼獨云者同爲一事至朱子始分而二之蓋以二者同爲一事則語意繁複褊滯而無所當也此意於或問論之備矣然朱子之說亦非以戒懼專作靜時工夫蓋推子思之意以爲道不可須臾離故君子自其平常日用應事接物之處無所不戒愼恐懼以至於無一物之接乎目無一事之入乎耳而亦不敢少懈此

乃統體工夫通動靜而言與下文愼獨專就幾微處
而言者不同云耳今某以不覩不聞爲人所不覩不
聞而以戒懼卽爲愼獨此卽朱子以前諸說之意而
朱子之所已棄而不取也且詳其語意似以人心爲
元無寂然未發之時則其誤尤甚夫人心之有動靜
如天之有陰陽一體一用互爲對待迭相循環而不
能以相無者此乃自然之理也但衆人之心物欲爲
主故有事無事心常妄動鮮復有虛靜之時唯聖人
之心渾然天理故事物未到思慮不萌方寸之間至
虛至靜雖鬼神莫能窺其際此卽寂然未發之體而

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事至物來以理順應無少差忒則大用達道於是乎行而事應既已則輒又寂然而靜以復乎其本體焉君子之所以戒懼乎不覩不聞者正爲其必如此然後爲有以存養此心之體而立天下之大本耳不然則雖事物未至而此心不免妄動所發雖善而本體無自以立矣此周子所以有主靜之說而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者亦此義也某惟無見於此故輒有疑於朱子未發之說蓋其言有曰若其一念不動萬事未萌則又無所用其力不幾於枯撅之無知乎

此以爲人心不容有如此時節也然而人心至靈故雖一念未萌而知覺炯然譬如水鏡雖未照物而光明之體固自不昧夫豈頑然冥然都無知識如枯株者然哉又曰若使霎然之頃萬慮俱空不但不善之不暇存雖善亦不暇存於胸中此則又以爲雖或有如此時節而亦不過霎然之頃不足以別立一地位別占一時分也夫以衆人之心而求其萬慮俱空之時則誠亦絕少矣若聖人則方其未與物接而此心寂然無復有纖毫思慮者乃其常耳豈特霎然之頃而已哉特某未足以窺見此境界耳然則其以人心

爲元無寂然未發之時者豈不妄哉且其言有曰既寂然矣雖欲戒懼將何所寄既戒懼矣又何云寂然不動夫子思之言本自平常處推其極以至於不覩不聞雖是一箇戒懼而若其工夫節度輕重粗細則固宜有不同者如其所謂當事而不敢自放遏事而恐其失墜則固當大段着力而若在不覩不聞之時則所謂戒懼者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畏而已此又何害於寂然未發之體耶又曰天下之事未有跡其心而致其功者心不可跡則恐安得而無又豈有戒之愼之將恐將懼而非恐也者夫恐慮與戒懼煞有

分别思者心有所感而思索量度之謂一有之則雖無喜怒哀樂之可名而此心已有所偏倚矣若戒懼只是敬字之異名而其在不覩不聞則又不過儼然肅然如有所畏而已是固與思慮者氣象意味不翅不相似矣況可以戒酒色愼游獵懼禍敗者例之而槩謂其思慮之深乎然當時學者已不能無疑於此故朱子乃曰只略略收拾只主宰嚴肅此其形容得十分簡要矣今曰何以見其如此又曰終不能不用思是盖不復有所商量思惟而硬不信矣又何足與言哉又曰朱子旣曰未發時說義理不得則戒愼恐

懼獨非義理之一乎夫所謂義理者如事親孝事君忠可以指名其條件者耳未發之時一性渾然曷嘗有此等名目然渾然之中粲然者存沖漠無眹而萬象具焉則義理之原固於是乎在矣亦豈空寂斷滅都無一物之可言哉是故朱子嘗論此義曰當此之時未有義理之條件而有義理之原夫所謂戒懼者亦曰敬以存此義理之原耳豈可比同於義理條件而不得著於未發之中哉至若離仁離義一語本不與此義相關而且所謂仁義者正亦就行事上說卽所謂義理之條件者耳此又何碍於說義理不得之

義哉蓋如其之論則人自有生至死其心固有動無靜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皆爲虛語而雖其一事不入乎耳一物不接乎目而此心之思慮計較者未有一息之暫停也如此則方寸之間又何能湛然虛靜而有以存養其天理之本體哉體旣不立則雖欲隨事戒懼不敢放失而亦將何所本而盡其道哉此其爲悖謬者五也而就其中議斥李子防閑之語有曰防之以堤乎閑之以欄乎吾恐其用意之益勤且重而不可諱也嘲笑歔弄都無顧忌是則不復以辨論義理爲事而直加無禮於先賢

以爲病也其得罪斯文豈但爲詭說之悖謬而已哉

喜怒哀樂止達道也

此段全用或問說而本文外更無一語推繹闡明其義殊無意味今欲刪去只曰撥未發大本之義章句或問論之不翅明白矣今某不信而乃以云云如何且某之意本以子思之說只言喜怒哀樂未發而已非並指他思慮而言故有長短輕重之說今乃謂旣有思慮長短則何以謂之未發耶恐未察其本意而亦不足以拄彼口今欲自旣有至也且二十一字並刪去如何

子路問强章下註

按子路問强分明出於好勇之意夫子告之亦將然以强爲言則不以爲勇矣而何哉但子路以力能勝人爲强血氣之勇也夫子以自勝其人欲之私爲强德義之勇也聖人之教所以長善而救失矯其偏而引之於中者類如此朴所謂子路雖本好勇孔子之告之豈在於勇者誤矣且朴謂孔子告子路以中庸之道且豈子路能至於此此又不察朱子之意而妄言之意向固分明說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又曰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何嘗不以此爲中庸之道而亦

何嘗言子路能至於此乎若章下所謂子路勇也者只爲與夫舜顏淵對言故其言如此耳初不能活看此四字遂有此許多疑難其亦可笑也已至於三德之分則又有說焉中庸之德不倚於一偏宜不可以三者分言然夫舜之知非無仁勇而其好問好察而用其中則知之大者也顏淵之仁非無知勇而其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則仁之事也夫子之告子路以勇亦非外於仁知而其不流不倚以至於死而不變則勇之事也子思之分而列之也固欲學者觀於此而知入德之方又知所以取法如知明善之在知

則必以舜之好問好察者爲法知體道之在仁則必以顏淵之服膺不失者爲法知强立而不反之在勇則必以夫子所謂不流不倚不變者爲法然後可以造道而成德此子思之意而章句所謂引大舜顏淵子路以明之者亦以是耳豈論其等級之謂也此一段辨中欠說破似當添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此段辨語固善而但彼之所疑專在於先發兩端而後只擧其一端許多設難皆是此意而辨中未及說破且費字絕無淺近意思而彼乃以已意杜撰此亦

當略辨今欲補之曰凡古人言語有本是一兩事而分作兩端者此則固當兩下說破如陰陽道器之類是耳若費隱則只就此理以言其用之無所不在而其所以然則微而難見而已雖若兩端實非有二物也故下面許多說費無非所以說隱何必作對待說乎且所謂隱者正以其無形狀可見非言語可名則隱之一字說得已盡又何以形容其所以隱哉朱子所謂果有一物可指爲隱則已不得爲隱者正謂是耳況子思之意本欲明道不可離則其立言主意正在費而不在隱也然而不但曰費而必言隱者語道而

不及其體則人將認以爲一箇有形底物事何以見此道之妙而超然有契於其本哉此又所以不得不說也某不識此意而疑之誤矣且其解費隱二字之義皆不近似而至於以費爲淺近尤無所據且旣曰隱者深遠也而又謂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隱也如此則聖人於義理之精深高遠處却有所不知不能也其果成說乎以此屬之於且章句之上恐盍完備

好學止　近乎勇

辨語大槩得之抑昔嘗以章下所引家語文勢觀之公旣以夫子之言爲主矣美矣而復自言寡人實固

不足以成之則是公自度不能遽進於三德而欲聞其近而易入者故夫子復告之以三近之說焉詳玩當時問答曲折則所謂三近者非直指達德而言豈不益明白無疑乎此一段添入於何足疑乎之下似益明備又下文所辨勇之次一段內上文以其等之意云云乃用前日鄙說者而今詳章句本意似不如此蓋章句於此若以其等而言則當曰通上文生知安行爲知學知利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而今乃以三知三行比並爲說則却似以其分而言恐不可謂以其等也然以其分而言亦有不通者上文

三知三行與知之成功而一者旣爲知仁勇則豈當以好學爲知之次力行爲仁之次知耻爲勇之次然後義類合矣今乃以三近皆爲勇之次則又不可謂以其分而言也於此二者皆未得其所安竊更以或問反復參詳則朱子於此初不以其等其分爲言而却自別爲一例以曲暢三德之義細玩或問則可見矣此段辨語欲略改之曰然則以此三近者次於達德之勇而與三知三行並列爲知仁勇者又何可疑耶又於朱子下添以其分三字而其他皆仍舊似宜

知斯三者止國家矣

辨語得之而修身治人之本一句猶未安盖曰上知至仁大勇則已是成德事以此為修身之本却似倒說修身治人四字改作行達道如何

在下位止不誠乎身矣

按此文亦見孟子而其以不誠乎身矣及誠者天之道相連為文者彼此正同可見當時夫子本語只自如此自曾子以來三傳而至孟子亦謹而述之不敢易其故矣其不曾參考敢於此章直斷以錯簡任意易置謬妄甚矣其他移易編簡類皆如此而不自知其非反譏先儒之不察尤見其愚且僭也

優優大哉止三千

輯語大槩得之而覺稍未盡且謂朴以入於至小者作贊小之義者恐未必然今欲改之曰三千三百極其細微而道無不在則非所謂入於至小而無間者乎惟其入於至小而極乎三千三百之多斯又可見其充足有餘而道之所以爲大也贊之以優優大哉不亦宜乎朴不知此義乃曰何不贊其小而贊其大也固矣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朴以爲註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足見向說之有差

也蓋所謂句說之有差者指二十章知人註以尊賢爲說者也於此竟不得不如此說者指此章知人註以知其理爲說者也盖彼以兩處知人皆作知其理之義故議朱子前後異見其曰竟不得不如此說者玩侮甚矣然經傳之言文同旨異者何限且如此書首章修道達道與二十章修道達道其語意分明不同彼於此亦將說合而爲一義耶然則章句所解知人之義前後各異者固自有說豈得以後說之故而輒斷其前說之差乎

是故君子止有望

拔有望之義章句不釋而或問所謂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者其義至當而不可易矣且以下文所引詩觀之在彼在此遠近之謂也無惡有望之謂也無斁不厭之謂也前後相應分明易見今以望爲怨望而引書語爲證雖似新巧未免牽合

惟天下至誠 止 有別也

补疑章句仁義禮智之說而以剛毅近仁仁以守之等語疑發強剛毅之不得爲義彼盖不知仁有專言偏言之異又不知剛毅之所以近仁而徒執言句生此疑雖屬固滯泥類如此誠不足多辨也

見面人莫不敬

見不音現將作如何解說其所謂著乎動作云爲者亦只是現之義而其說如此未可曉也

農巖集卷之十六目録

書

農巖集卷之十六

書

答朴六叔 鐔○癸未

年前哭子之日蒙遣令胤臨吊其後又辱手字慰存勉戒切至荷意之厚何敢忘哉顧以賤疾沈頓百事廢闕久未報謝愧恨耿耿玆於遞中又拜前月十日惠書懇念之意有加無替此見高明善恕務施而不望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感歎之深無以爲喩第季去冬以來再遭尚右之慟年前喪禍已深驚悼況此荐仍何以堪之區區仰念誠不自已矣此間所遭又

何忍言一身窮獨固置不論念其才質志尚實不碌碌特坐其父積㥄不得成就以死此其可哀豈獨爲哉積之喪耶夫以季夫子之幾於聖也而其哭愛之猶曰不如無生况以吾儕之全然無得於道而其何以自堪耶然猶不至於西河之喪明則斯可以免罪於當世之君子矣只宿患乘時發作久親不舍此爲可悶然亦自度不至遽死以爲朋友戚但覺神精消落已甚無復有力學進道之望間又自念日前爲學全是虛名於身心密切處實不曾用一日工夫自欺欺人之罪有不可勝贖以此惕然愧懼欲一掃除向

外博雜之習專心從事於操存涵養之實以收桑榆之功而亦未之能也來諭問及於此豈亦見其素所闕乏而故以是聲欬之耶謹當佩服存省不敢忘也西溪頃歲往來道峰略一過訪而未能細叩其所存其所爲經說亦未得見而似亦自爲一書不止於劄疑而已借曰其所異同不出於文義訓說之間而非別立道學宗旨如陸王之爲然後生之悅其風者類皆輕視朱子好爲異論其害已自不少況此箇種子滋蔓不絕安知無如陸王者踵之而起耶區區心切憂之而無力可捄尚冀吾兄深懲此弊勿看作小事

兒遇後生及門切切告戒使不迷於所趨如何如令
胤亦不可不知此意近因士子輩聞其禮圖所作會
點論命意立說頗甚恠異不知何故如此豈家庭所
教固有然者耶抑急於進取而姑以是悅主司之目
耶要之此於心術深爲有害不可以不戒也偶有所
聞因筆及之幸諒察千萬病憒不能悉新春惟履道
增福

答金士直 綠 ○甲申

扞挌
格只如字讀訓義自明白易爲而改作洛耶鄭氏經

註頗多改易字訓穿鑿迂晦不可從也儀禮經傳所載註疏大抵皆仍舊此等處恐未必盡經勘覈也愚意當從栗谷說鄭說不必並載如何如何

大臣以道事君

來說儘有意思而不但本註外難容別說竊念聖人之言雖因人變化而未嘗滯於一邊況當日子然之問只曰可謂大臣也歟而未遽及於從不從夫子之答亦當是平說豈逆揣子然意中事而只說得一邊意思耶然則集註所云不從君之欲者雖似爲下文從字張本而其實大臣事君之道亦不外乎此蓋非

道則欲非欲則道從古人臣不能事君以道者只爲從其欲耳且如其君所欲只在於雜霸小康而不能勉進以堯舜三王之治則亦爲從其欲必如孟子告惠王以仁義而不言利告宣王以保民以王而不言桓文之事然後乃爲不從其欲矣然則雖只言不從君之欲而其於事君以道之義固無不足。恐不當捨此而別立訓釋也如何如何

非祭非喪不相授器

此註之謬極害禮意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然黎答於集註旣已删去今亦不須論也

汪信民

此條之入於善行未曉所謂餘亦時有類此者如劉器之待制初登科及淵明爲彭澤條雖入嘉言亦可柳開仲塗皇考治家一條雖入善行亦可又古靈陳先生教民條及藍田呂氏鄕約條同是教法科條而一入於嘉言一入於善行大抵此書言行之分不甚截然容有可以相通者或彼或此要自不相妨也耶

與洪錫輔 壬午

前示金公文字病裏看玩極慰孤陋但其所論大學正心之義在於愚見殊多可疑直卿說雖大義得之

而其間亦有當言而不言言之而未究者所以遂成未了公案請試爲左右一言而因以求正論焉蓋愚嘗謂凡看經傳須先理會文義文義得而聖賢本意可識矣今且以此章論之首言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與起下文而繼以四有歷言心不正之病又繼以三不察見身不修之端然後終之以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以結章首之意蓋心爲四者所動故失其正動而失其正故不能存主乎身而有三者之患此其首尾相因終始相成不容有所分截也今若以有所與不在爲兩項病則一章語意首尾衝決不成終始矣

蓋四有之病不過乎三不則發端所謂修身在正其
心一句更無收殺矣三不之意不過乎四有則末後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句不得摠結全章矣此只以
傳文觀之文義已自了然固無待於章句之訓釋或
問之詳說矣然且以章句言之其曰心有不存曰此
心常存曰能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四箇存字
實傳文在字之變文正宗夫子所嘗言體貼替換說
者也果使不在與有所各爲一事而章句之說如此
則其所以通論一章之義者獨詳於不在一邊而不
及於有所一邊矣無乃偏乎且其上文將言心一不正

之故而先之曰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推出病根之所自也下文終言心不存之害而繼之曰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則指示治病之藥方也此亦所謂首尾相因終始相成者若以有所與不在爲兩項事則是朱子於有所只說病根而不說藥方於不在不說病根而只說藥方也不亦疏乎夫敬直對義方言則固屬靜而專言則不害爲通貫動靜今乃𢧐定作靜時事而又欲因此而證成不在之爲體病則旣已誤矣況章句敬以直之以下乃是通論正心修身之義今曰敬以直之專就不在之病言其體上工夫常存

云者兼褰上下兩節言其體用功效悉无穿鑿破碎
不成文字義理且朱子之意誠以敬直專爲體上工
夫則當於用處別說工夫而今無一言及之則不知
欲使學者何以用其力也若但靜時能敬直而用處
不照管則此心之存者半而不存者半又何以曰常
存也苟曰其體旣直則其用不患不正而可以都無
事也則終古聖賢無此心法曾謂朱子之義理精密
而所以發明聖經賢傳之旨指示學者正心之功者
若是其疎略不備乎章句旣然矣而又以或問言之
則其論有所不得其正之義甚備而下文都不說

不在之義但曰此心之靈旣爲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云云誠使不在別自爲一項事則朱子於此何無一言發明其義而只如此帶說過耶且其所引杜詩二句仰面貪看鳥四有之譬也回頭錯應人三不之譬也貪看於彼故心有不存而錯應於此此取譬之意也盖有所與不在相因而非二事故只如此取譬語意已足若其各爲一事則且道此兩句內何者專爲不在之譬耶至其末引孔子操舍存亡一語以證此章之義則又可見此章不在節夫子所謂舍亡而反是則爲操存耳若以不在專屬靜時則

是孔子所謂操存者亦只爲靜時事也豈其然哉凡此考之本文參之章句又參之或問皆有所不通而直卿之論顧未及此此其當言而不言者也若論此心未發之體理合有無病痛則其說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但就實處深體認之便自可見北溪雖嘗以昏昧放縱分作動靜時病若細推而極言之則二者皆當屬動但放縱之爲動易知而昏昧之爲動難知此不可以不論也夫心之所以昏昧者何也怠與欲而已怠者氣奪志也欲者氣掩理也氣之奪也氣之掩也烏有所謂未發者哉人固有不與物接而其心

昏蒜者此時雖未有思慮之可名而然於宴安之際一有懈怠則氣固用事而虛明之體已失矣況其方寸之內湛濁滯累者皆欲之餘如火既熄壓氣猶鬱如浪初伏泥沙猶汨若是者又安得為靜哉然則北溪所謂靜時者姑以其不與物接而言則可耳若遂指此心未發境界而言則惡乎可也夫未發之體至虛至靜不但放縱字著不得即昏昧字亦著不得若曰未發而猶有昏昧者則子思何得便以未發為中哉若其言戒懼則亦欲學者敬以持守乎此不令有所妄動而失之而已非謂未發之體猶帶病痛而卻

待用力醫治也是以朱先生嘗曰未發之前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時節敬以存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惟此一語明白的確當爲不易之定論其他諸說如金公所引者亦皆以此意爲主而細推之則其不合者盖無幾而其答林擇之（金書以爲胡廣仲而實林擇之也）書不能安其靜一句語意尤明盖所謂未感物者非眞未發也特言其不與物接耳雖不與物接而此心若無主宰則便自妄動此所謂不能安其靜也觀下文事物未至而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者意益可見凡此皆以嘗靜而

不能靜爲病豈謂其旣靜矣而猶有昏昧之病耶金
公之說雖多端而要皆未察乎此蓋曰心者兼理氣
故未發則昏沈旣發則奔馳氣使然也是則知人心
之昏由於氣而不知纔被氣昏此心便動則其未察
者一也又曰心之所以主宰者動靜皆然靜時有所
存主則不昏沈是知不昏沈爲靜時主宰之功而不
知不昏沈卽所以爲靜而當靜而能靜乃是主宰之
功則其未察者二也直卿於此雖說心體上不容有
病而終不明言昏昧之非靜又不說破當靜而靜
便爲主宰之義此又其言之未究者也然亦無害於

六義之得也若金公之說則主意旣差觸處窒礙其
枝葉零碎之失今亦不暇具論而獨其引范女之說
而以心馳於外爲非不在者差謬非常不容無辨夫
范女固曰心無出入而程子許以識心矣然吾夫子
旣明言其有出入而孟子述之矣則又安得以無出
入者爲是而有出入者爲非耶且程子謂孟子之言
亦以操舍而言操舍旣可以言出入則以心馳而言
不在又何不可耶今若曰此心雖在楚在越而實未
嘗不在此則方其昏昧時亦何嘗不在此耶然而於
外馳則不可曰不在而惟於昏昧然後乃可言不在

則是眞以此心爲有時而不在也豈不反爲范氏女所笑耶僕於金公雖未有一日之雅每從士友間聞其志道懇切問學精詳心嚮往之久矣今觀此書所論不能無疑於鄙心者如此輒敢自竭其愚而因竊妄推其所以差之故則亦有說焉盖見大學正心須兼體用而有所不在似有兩般意思又見人心之病不出昏放而二者氣象又似有動靜之分故遂作如此差排斷然以爲不可易之說而其於聖賢言意自心實體皆不暇深察是以其說愈多其辨愈力而其旨意愈益黲昧紛拏盡於大義偶有所差而輾轉支

雖其失益遠耳不然以其用功之深所見之明宜不至此也夫大學正心只就用言愚見本同尤齋借曰未然而須兼體用亦只於有所內認取此意如玄石君輔說可也決不可以不在別爲體病况昏昧之不屬靜有如前所云者耶今若知昏昧之爲非靜則雖使正心之義果兼體用而自不容如此分屬若知不在之非體病則雖使昏昧眞屬靜時而亦不得爲此傳會於此二端但能看破其一則即可免左右牽連之累而脫然有得於文義義理之正矣如何如何僭易及此深切悚仄計亦在所樂聞而不以爲罪也

答金叔涵 載海○壬午

嚮仰非不勤而以無一日之雅也不敢輒遺書問曰者洪君良臣以足下所與直卿往復書見示仍致盛意今有所評訂協誠淺陋不足以與此顧以見屬之意似不偶然且念義理天下之公可否同異之間宜不以形跡爲嫌故輒因洪君書悉疏所疑冀得徹聞於左右未論其言之如何僭妄甚矣竊深懍惕不謂足下過相假借辱投手字申以別幅獎厲鐫誨勤厚周悉玩而復之有以見與人之恕講學之誠感歎何旣協於學本無所得半生活計不出文字窠窟向來

所論大學文義亦只據尋常見得於章句間者而推
演爲說耳豈敢自謂農馬智專而能有發於高明之
所不及耶況因是而進於未發之說則其義尤極精
微昔之明理君子蓋難言之如愚豈曾夢到此地位
固知其言之謬妄必不槪於高見也來諭啓告旣竭
兩端宜更反復以求至當之歸而顧協前日之說非
不詳且盡也類未蒙高明領悉其所拈出論辨者往
往全與鄙意違背不相湊著至於高明所自爲說則
又條理錯互頭緒叢雜有不勝其杷梳者如欲逐一
辨析則非但病昏精力所不能及亦恐徒費葛藤重

增僭妄之咎獨有一說似可爲高明進學之助故敢試言之以俟財擇焉竊嘗謂讀書求義雖要精詳縝密須先理會文義大綱看得聖賢本意分明歷落然後却就枝葉小節子細考校又旁取諸說證明而會通之則工夫有序義理易見而吾之胸懷意趣言語文字亦得以開廣寬平明白直截無局促瑣屑之病矣苟徒詳密之爲務而不疏觀大體專就偏傍零碎處穿穴尋究以立知見添枝接葉愈益繁細則雖使所論得當而氣象已自不好況其大義旣失寧有是處竊意朱先生所戒寧略無詳寧疎無密者殆爲此

耳至於與人講論亦須認定彼此大意以求是非得
失之所在而其些小同異差互正亦不必一一計較
如此則辭不費而意易了會須有究竟之期矣苟不
能然而徒切切致辨於言句之間以爲是非之決則
末矣況於其閒自覺有說不去處猶不肯脫然放下
以求正義而方且左右搜尋前後牽挽見得一線路
可通一句語可證便卽還就傅會以爲安頓身已之
所似此講論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何所歸宿而
於身心亦何益哉此在高明宜非所戒而前此竊嘗
得見數三文字及今書之論恐亦有近似於此者故

敢效其愚以答盛意足下如不以爲無取則請且就
大學此章先將正文熟讀涵泳要令本文下不爽雜
一句外邊說話胸次內不留著一毫舊來意思權全
章大義與聖賢本意是求次讀章句亦如之又次讀
或問亦如之則以足下之明其於曾朱二夫子立言
之旨必將有浹然默契者而眞正義理自然呈露於
心目間矣於是却回頭來看今日所論則其是非得
失不崇朝而決矣又何待於多言哉如是而猶未有
別見則可更一言示及協雖病甚謹當卒究其說以
了此公案也自餘伏枕昏憒不能備悉伏惟亮察

答李顯益 庚辰

前者枉書適值入白雲山莊歸家未數日又哭姪女兼以病冗相續不暇奉報昨又於路上得惠字只以口語致謝蓋自去年來凡三辱垂問而輒皆闕然其爲愧歎如何可言不審即日向熱侍奉爲學增勝間目謹此還納妄意批鑿想多不是更有以反復之幸甚幸甚大槩所論於文義得之爲多但於精微曲折之際似未深思詳玩究極其趣而遽立論説者有之其失處且不論即其得處亦少沉浸醲郁之意此殆天資明敏易於解悟而深潛實懃有所不足而然恐

不審是說時病痛幸試加意省察如何如何又先儒之說雖未必皆是然於其間亦有自己見未到處今纔覺有疑不復爲他思量輒據一時意見論斷其是非得失此已未安況本朝諸先正事體尤別今於其說往往直云不是昔明道先生於門人請問雖有未是只曰更有商量於門人尚如此況於先賢乎講明義理尊畏先賢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恐不宜如此也荷相與之厚且見志道深切區區誠有愛助之意故不敢自外想亦諒其愚也所詢二條率爾裁去並希斥教餘不宣

大學讀法見伊川半年云云此與近思錄皆謂見伊川半年後讀大學西銘而沙溪釋近思錄曰此與讀法不同讀法則讀大學西銘至於半年之久未知如何

詳此本爲學者讀大學稍通遽欲讀論語故引此以戒之則其意似以爲和靖讀大學西銘至於半年之久故沙溪說如此也然朱子之意或只以見伊川半年後始受大學亦可爲忽忽凌躐者之戒故引以爲說耶然則此與近思錄果無不同也

序小註雲峰胡氏曰智則心之神明云云胡說果

有認心爲性之失然則智字何以爲訓可無病乎
程勿齋字訓曰智者具别之理而爲心之覺心之覺三字似與雲峰同病
勿齋之訓不但覺字與雲峰同病具字亦贅若曰别之理心之貞則似無病矣
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云云此當以聰明睿智應上氣質不齊一句能盡其性應上知而全之一句陳說恐非是
來說得之
番陽齊氏曰周禮大司徒云云周禮待以事之本

未輕重言不必爲教之之序且以內則所謂十歲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等說觀之則名物之說亦非是

名物之說恐未然且周禮賓興之法本不主小學而言不必與此相比較也

經一章章句虛靈不昧云云虛靈不昧心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明德必兼心性情乃備而或問惟以虛靈洞徹萬理咸備爲言是如何

明德本指心而性情在其中細玩章句可見今云兼心性情似不察賓主之分矣且或問所謂萬理咸備

正是眞其象理之意雖不言情於明德之義又何欠闕
耶
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云云理與氣
固有合而論者矣亦無分而言者乎詳觀周張朱
子分言理氣處則北溪之說未見爲非
旣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曰旣曰又終似有病
然理與氣合則似不必深非要之活看可也但其以
虛靈爲理與氣合而然則似全非朱子之意朱子則
只以虛靈屬氣觀大全荅德夂問答可見也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云云虛靈不昧是說心之

全體以此專作明字訓詁無乃未安乎

黃氏說未然

章句有時而昏人心旣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昏昧之時常多曰有時而昏何也

此言明德人所同得而徃徃有昏昧者以其氣稟物欲拘蔽而然爾非謂氣拘欲蔽之後或昏或不昏也正心章或不能不失其正正與此語意一般朱先生文字例多如此矣

小註雲峰胡氏曰有時而昏云云此處混淪看爲好胡說恐大曲

來說得之

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云云明德有至善則是得於心者亦有至善何可以至善專作見於事乎饒說恐非是

饒說大意得之但立語稍未善耳恐不可深非

明明德於天下章句只以用言之而栗谷曰明明德於天下合體用而言之此說恐不可

明明德於天下。或問說已自與章句微不同栗谷說似不可深非然其所論說體用卻恐非朱子之意宜詳之

小註雲峰胡氏曰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云云
性發爲情通言之則固兼善惡然雲峰主章句所
謂因其所發而言故曰其初無有不善卽其所主
者在善一邊耳栗谷之所恐太過

雲峰說栗谷只云未瑩又慮學者多誤見而有害亦
未嘗深斥也但其全段語意殊多可疑而旣則栗谷
未及論夫以明之誠之分爲兩事則誠意之功莫在
明德之外乎

朱子曰格物是零細說云云格物致知零細說則
皆當零細說全體說則皆當全體說朱子旣說可

疑朱子答黃商伯書亦然

朱子說無可疑究索之可見不當如是輕疑也
物格朱子於章句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補亡章
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或問曰事物之理各
有以詣其極而無餘是則似以物格爲物理之到
於極處然今以本文觀之有可疑者蓋格物與物
格其義其例實與誠意而意誠正心而心正略無
不同蓋曰誠意則是誠其意也曰意誠則是意已
誠也曰正心則是正其心也曰心正則是心已正
也夫如是於格物旣曰窮至事物之理矣於物格

亦豈不曰事物之理已窮至乎若從理到之說格
物之格爲吾窮至物格之格爲物理之到耳此則
吾到彼則理到兩格字所指實相反矣栗谷諸賢
雖力主理到之說而其未盡如此也
以物格爲物理到極處或問說分明如此章句亦無
異義此非栗谷沙溪所創說也來諭義例之說固似
然矣然意是我之意心是我之心而物則便與我相
對底故其訓說義例客有不得脗合者然細推究之
亦未嘗不同也今且以齊治平比較言之似又分明
夫家與國與天下在彼齊之治之平之在我方其言

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豈不曰我去齊之我去治之我去平之而其言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豈不曰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乎然則方其言格物也謂我格之而其言物格也謂物自格又何不可乎又何義例之不合乎然又須知方其言格物也用力雖在於我而格字之義則亦只是物理到極處之謂非我到極處也蓋用力而要令物理到極處之謂格物旣用力後物理各到極處之謂物格兩格字何曾有二義比如平天下用力雖在於我而平字之義則只是天下均齊方正之謂非吾身之均齊方正也是以用力於絜

矩而要令天下均齊方正謂之平天下旣絜矩後天
下無不均齊方正謂之天下平以此例之則格物物
格之義庶可得以推矣
克明峻德峻字是言德之本體非我所自爲大則
其義似與克明德無甚差異而諸儒皆以此段爲
功效何也
極其全體之大而無不明此之謂克明峻德非學誥
泛言明德者比故先儒云云然似不必深疑
傳三章小註雲峰胡氏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二云
云此章當以緡蠻黃鳥爲知止穆穆文王爲能得

淇澳及前王則各屬明德與新民耳今胡氏欲以緡蠻黃鳥及穆穆文王皆爲知止其說恐非是

雲峰說大意自好穆穆一節自文王而言則固爲聖人所止無非至善之實而自學者而言則因此而可以知至善之所在故朱子於章句旣曰皆有以知其所止或問又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胡氏說不爲無據

聽訟云云此章本末以小註朱子說爲主其本末皆與經文相反然則以使無訟爲末所以使無訟爲本云者爲正義耶

聽訟與無訟皆新民之事但聽訟是無其本而從事於末者也無訟是其本旣立而末從之者也以此觀之則本末之意明矣細玩章句此義了然若小註朱子說終有所未合夫傳所以釋經也豈有經傳所云本末其義各異之理乎

補亡章小註已知之知卽上文云云此章知字皆以知之用言沙溪以莫不有知之知爲知之體因其已知之知爲知之用恐非是

兩知字似未見其有異

小人閒居一節似當爲自欺之事章句上下文未

見有輕重之分而小註朱子諸說皆以自欺爲精
小人閒居一節爲粗是如何
以小人閒居一節爲自欺之事則誠意工夫大段鹵
莽不知何故看得如此章句自分明宜詳玩之
必慎其獨退溪論此章慎獨曰慎獨之獨當兼身
心看此說恐不可盖此章慎獨惟以心上言第一
節言無自欺之事而推上一步論其幾微處第二
節言小人自欺之事而亦推上一步論其幾微處
其閒不當以身之獨處揷入如何如何
退溪說誠可疑

小註雙峯饒氏曰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云云正心修身雖從誠意而進然誠意自有誠意工夫正心自有正心工夫修身自有修身工夫此說及下雲峯說恐皆非是富潤屋及此謂身不修小註雙峯說亦然

來說得之

雲峯胡氏曰獨字便是意字云云意是緣情計較而獨是幾微處則意是已發後最末梢事幾是將發之際胡說恐非是

以意謂已發後最末梢事大不是所謂緣情計較者

亦謂因情之發而有此商量計較意思也此意萌動
處獨非幾微乎胡說無可疑
東陽許氏曰毋自欺是誠意工夫云云朱子曰誠
意章在兩箇自字上用工許說恐非是
以自慊爲誠意之效誠未安
章句善惡之不可掩云云其惡之不可掩如此則
其善可知故章句必兼善惡說此箋遠活看甚好
而沙溪以善字爲疑恐太拘
來說得之
小註朱子曰意有善惡之殊云云善惡非意也好

之惡之乃意也而朱子此說似若以善惡爲意可疑

所謂意有善惡以誠不誠而言耳如此說亦不妨

正心或兼作動靜工夫或專作動工夫諸儒之說紛然不一其以何說爲主竊謂四有所爲正心之道則正心固當專於用上加工然此心字則依舊是經文統體之心也如何如何

心之所以不正其失常在於動處故正心者只要於動處加察使之正耳動處無失則本體自正此則在所不論也經傳所云心字何嘗有異義愚意當之病諸說

之紛紛也
章句或不能不失其正此或字涉於疑之未知果
可疑耶
此正與有時而昏語意一般舊嘗論此意曰此一句上應心之用人所不能無者而不係於欲動情勝蓋四者是人心之用本無不正而或不能不失其正者特以其有之而不能察以至於欲動情勝云耳豈謂欲動情勝之後亦有正不正之可論哉譬之指水而言曰此水本主清也而一有風飆蕩激泥沙汨之則或不能不失其清其意夫豈以風飆泥沙之蕩汨而

猶時有不濁者存耶今人說話固多如此栗谷以下諸賢皆以或字爲疑竊所未諭

不出家云云事君事長使衆是我推行於國者則是身已出於家矣所謂不出家何謂也家之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故我之所以修於家者孝弟慈則國人皆知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謂不出家而成敎於國者此也非謂以孝弟慈之道推行於國也

小註雙峰饒氏曰仁屬孝云云下文玉溪曰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恐當以玉溪說爲正

饒說誤未是當從玉溪說

兩箇宜其家人皆爲婦人事則可以教國人似不襯合以下宜其家人爲吾之事則亦上下矛盾如何

詩雖本爲婦人作此書引之恐是斷章取義兩箇宜其家人皆以君子之齊家者言何曾矛盾

小註仁山金氏曰自章首至成敎於國云云此章固是主於化下章固是主於推然此章之如保赤子有諸己等處章句亦以爲推仁山此說正好栗谷欲以上化下推一向斷說恐非是

如保赤子或問雖若以推言之而章句則專以立教之本爲言所謂識其端而推廣之者亦只言孝弟慈之道不過因其良心發見之端而推廣之不待於勉强云爾非以孝弟慈推及於人之謂也至於求諸人非諸人雖似於推其意亦專在於反己自修不可以推言也栗谷之說似爲得之

愚不倍不曰興慈而曰不倍何也

此恐無深意而記得李君輔論此頗有意義今忘之矣

小註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爲八節此章上兩節

摠言絜矩之道第三至第五又言絜矩與不絜矩之意其下自君子先愼乎德至言人無以爲寶言理財自秦誓至君子有大道言用人其下更申言理財與用人此章只當分五節看雲峰所論恐失當

雲峰分節大抵本出朱子似無可疑凡經傳分節或詳或略不妨有異同而但來說以君子有大道屬之用人生財以下爲兼言理財用人恐非朱子之意

雲峰胡氏曰第三節言好惡云云此章自首至屋皆有好惡之意不獨楚書舅犯二段爲然胡說恐

非是

楚書舅犯二節朱子專以外末內本爲言胡說却自爲一義而若此章大義以好惡財用分言則乃朱子之說然也非胡氏之失也

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云云其如有容只謂若有容者焉耳方說恐非是

方說誠未然

小註朱子曰伊川以明道此語尚晦云云伊川語更穩當則章句何以從明道語耶

兩先生所訓雖有繁簡晦明之異其義則一而已矣

朱先生於論語用伊川說爲訓而於此却著明道說者似欲兩說俱見使學者參互以盡忠信之義耳

雲峰胡氏曰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雲峰此說與章句不同恐非是

此說亦自不妨

章句自此以至終篇云云自生財有大道以下是申言上文上文既言理財與用人則其申言亦兼理財與用人乃備然則孟獻子及長國家二段雖連上理財而言屬之於用人亦好小註雙峰說似爲得之而章句如此可疑

此等處當以章句爲主而小註說有可取則兩存而
參考之可也輒欲有所去取則不可

別紙

所謂衆人無未發只是大綱說若細推之則衆人亦
容有未發時節但隨卽失之不足以立大本耳來諭
大槩得之前年嘗與學者論此義頗詳蓋亦說得如
此矣

敬字若專說則通未發已發戒懼愼獨皆爲其事故
朱子於大學章句亦以敬直爲正心之功當時有取
於德涵說者似亦以此然直內方外旣相對說則敬

之與義固當有動静之分矣

與李顯益 丁亥

日昨臨顧所聞無非德聲區區慰幸殆不自已玆又辱垂尊帖縷縷示諭益見相與之切感佩何勝藂前此欠却本領工夫欲從事於敬而以主静爲要此意儘切實儘的當協亦自思半生病痛都在本領欠工夫年來頗有意於敬静而謂之有得則未也今得吾友提警及此庶幾相與勉力少收桑榆之功幸甚幸甚未發上不可下功鄙意正爲金趙諸君未發時亦有病痛須待用力醫治云者而發耳若如來諭寂寂

不起思慮惺惺不入昏昧正朱子所謂敬而存之者此意何可無也所諭稍簡說話文字專著於本領工夫鄙意亦未嘗不然但講論義理到大段得失是非之際亦不得不多惟不當切切於枝葉細小處耳如何如何陽明之辨有意久矣而筋力不能辦會須一草定求教也送來冊子俟細觀奉報茲留之耳餘適客冗占報不子細且甚潦草愧悚兢惟雅照

答李顯益

未發之說問已相契幸甚前此竊意明者之疑或於鄙言有一間未達處輒錄其說以俟更教今承此示

姑置之早晩若蒙垂示曲折當出鄙說以請印證也
前來冊子只一番看閱未及細討當從後還納而恐
亦不能極意商訂耳退溪以中節不直作四端之義
前此未曾思量得出見教欲詳論其說斯與以俟之
爾

答李顯益 戊子

自聞擢冠上庠欲遣一書以申欣悅之意而不但病
未能爲亦念此在吾人不足爲賀也玆被專告承審
春陰啓處佳福傾慰難量協自去歲冬末宿患復作
輾轉增加伏枕澌綴已三四月生意索然無可言者

死生固常事而悉卒於浿浿無聞亦可爲慨惋耳未發說儘精當無容更議其中雖有一二句語可商者正不須切切指摘惟俟早晩對討也不覩不聞與未發同異之辨鄙見正自如此前日所草小紙擬以奉呈者其說要不出此不足復須覼縷而第卽戒遣納一覽置之如何不宣

別紙

不覩不聞之不便爲未發雖近創說子細推之固無可疑蓋所不覩所不聞云者事物未至乎前而耳目未有所覩聞也此則以境言也喜怒哀樂未發云者

方寸寂然而無思慮之萌動也此則以心言也二者立語自是不同衆人固亦有未與物接而耳目無所聞覩之時然其方寸之中妄念紛如則謂之未發不可也惟聖賢無時無處而不戒愼恐懼則當此時節此心寂然無一念之妄動矣是以就聖賢分上言則不覩不聞即是未發境界就衆人分上言則不覩不聞不得便爲未發境界此節說之意也竊想明者之意似以聞覩作視聽一般看故不能無疑於此然此二者亦有分別蓋視聽是心之用發乎耳目而行於事物者也故視聽與不視聽便爲發未發之分若聞

覩則只是事物與耳目相接之境不干心事故不當以聞覩與不聞覩分屬發未發就此二者審細稱停則不覩不聞之不便爲未發自可以無疑矣

近見異同條辨蔡虛齋云不覩不聞卽是未覩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覩所聞也此說頗精可爲鄙說之證矣

答李顯益

前示未發說略疏所疑而病未及淨寫求敎今以草本納上幸一覽回示可否

是未發工夫

直云未發工夫似少曲折且恐與上文未發上無可
用功之說相妨礙

自然之機

人心自然之機通善惡皆然恐不當如此說

戒愼恐懼雖當以止句當平實

此義更合有商量蓋未發上雖無病痛可以用力醫治而若戒愼恐懼之意則亦不容有少懈今見不覩不聞與未發略有分別而遂欲以戒愼恐懼專作不覩不聞時事其在未發上則却以爲壓得重恐不免推之太過如何如何

存天理之本然

存天理之本然乃是通動靜說不當專屬未發專本然下宜更添本然二字盖天理之本然則是未發之體段耳

自戒懼而約之此未發可見矣

自戒懼而約之盖謂自所覩所聞約之以至於未發處耳非謂自不覩不聞而始也今以此一句爲不覩不聞之直爲未發之證則却似以自字屬之不覩不聞恐未然也

屬之則皆用上事

此一句語意未穩當曰要[illegible]皆屬乎動
　收寘放逸上靜也
此段亦有商量蓋一動一靜乃心體之本然不當專以靜者爲是而動者皆爲不善也但靜則未有得失之可言而動然後始有得有失耳然則昏昧放逸固不得爲靜而不昏昧放逸亦豈皆爲靜哉且如聖人之心一日百感而本體自若然豈以其不昏昧放逸之故而遂指巳發爲未發哉今謂收其放逸歸於寂寂與其昏昧納於惺惺則靜也此固然矣而但寂寂惺惺不專是未發時事則此靜字只是靜亦定動亦

定之謂而非專言未發之靜者也又謂昏昧放逸矣之於動而不能靜者也此亦然矣而但昏昧放逸不得爲動之善者則此動字只是妄動之謂而非通言已發之動者也盛意本欲發明昏昧放逸不得爲未發之意而輾轉說去未免有失照管處幸更商之尋何此外昏昧放逸相因之義發明還遠有前人所云究者良以慰幸

農巖集卷之十六

八 農書